

并州话回

## 暑假捉害虫

彭哲



赵华川 绘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没有电视，没有电脑，没有手机，放暑假后，孩子们除了看文学书、小人书外，常常相约去逮夏虫玩。除了常见的捉蚂蚱、粘知了、扑蝴蝶、逮蜻蜓等玩法外，夏季软体害虫也多，孩子们便把消灭软体害虫当“乐趣”，捉虫玩虫方式各显神通。

毛毛虫也叫“吊死鬼”，是一种飞蛾的幼虫。那时，大院或街边的树上吊挂着许多毛毛虫，不时会掉在行人的头上、身上，甚至把小树的绿叶基本吃光。

于是灭虫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大院人家头上。孩子们拿竹竿或夹子去捉毛毛虫，除了好玩以外，还可用于喂鸟、喂鸡，这样既灭了害虫又给鸡们添了“活食”。有趣的是鸡们也通人性，每当看见我们舞起竹竿时，非但不害怕，还“咯咯咯”地跟着我们跑，争抢着享用“大餐”。

臭虫是靠吸人和牲畜血的寄生虫，人被咬后，奇痒无比。现在的年轻人几乎没见过，但五六十年前太原城里的多数人家都有臭虫出没。

灭臭虫方法多多，将床板搬到烈日下暴晒，用滚开水对着床缝隙浇烫，将臭虫烫死；或用“六六六”药粉和水做成“膏”，抹入床缝隙及屋里的墙缝隙，将臭虫毒死。不过使用化学药粉毒虫的同时，人也跟着吸入有害气体。孩子们则有自己独特的灭臭虫办法，给臭虫“驮”大头针。

臭虫只有在晚上关灯后才出来，我们先备好许多大头针，关上灯等待一会儿，感觉臭虫钻出床板或墙缝“嗖嗖”地爬动时，突然亮起灯逮捉。此时即可看到红色臭虫见光后快速返逃。臭虫身体扁平状，约有西瓜籽般大小。当吸足人血后，就好似一个微型红色的“坦克”在爬行。这时，我们迅速用大头针从臭虫背部戳进腹部，这样就成了臭虫“驮”大头针，放地面上，臭虫“驮”着大头针能走动一会儿。遇到臭虫多的时候，一只大头针可戳多只臭虫，成了“臭虫串”。那些臭虫被戳在大头针上，腿脚乱蹬一气后，不一会儿就一命呜呼了。

蜈蚣又称“百脚虫”，老太原人称其为“毛擦擦”“钱串子”，人被蜈蚣咬后会有剧烈疼痛感，还有蜈蚣的近亲蚰蜒，也是毒虫。

当年大院里的旮旯处、小巷里，老宅墙根及多年的碎瓦砾堆里，总会有蜈蚣、蚰蜒出没。蜈蚣一般在天黑后出洞穴游动，但黑夜不安全，因此我们只能在白天不停地往毒虫常出没的洞穴灌水，最终毒虫憋不住，只好跑出来。大家共同行动，一人用铁铲将毒虫压住，其他人点燃柴草，用火来烧。

有时逮到害虫后我们会先玩一会儿，之后再丢给鸡鸟吃。如披着绿色铠甲、有六条腿的绿绿虫，学名金龟子。绿绿虫是一种杂食性害虫，除危害梨、桃、李、葡萄、苹果树之外，还危害柳树、桑树、樟树等林木。

绿绿虫喜欢待在树枝上，一动不动。因此，捉只绿绿虫，不费吹灰之力。有时候，两只绿绿虫叠在一起繁衍后代，一捉就是两只。我们喜欢让绿绿虫转磨，捉住绿绿虫，在其后腿上拴根棉线，离棉线一厘米处，再捏上一个泥巴圪塔。提着棉线，轻轻摆动，绿绿虫便以泥巴圪塔为中心，转起磨来。绿绿虫转起磨来，呼呼地响，像拉风箱。棉线下面，像吊着一个翡翠环。绿绿虫也真是憨，如果不干扰它，它便会一直转下去，直到转得精疲力尽，才肯罢休。

“与虫共舞”虽没有今天网络游戏的新奇刺激，但却渐渐打开了孩子们的“五感”，在暑假的“虫课”里体会到了大自然的丰富与精彩。如今回望昔日的童年，我们这一代人会觉得自己富有，因为能长时间与大自然、小动物为伴，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。

## 连载

《新月》后面几期，叶公超就出了大力，办不下去了停刊，无可奈何，终是心有不甘。再办《新月》，困难重重，另创新刊，就简便多了。经过一番筹划，1933年春夏间，出了本新的杂志，起名《学文》。意思很明显，孔子的话：“行有余力而学文”。《学文》是同人刊物，参与者除了《新月》的几个老人手外，还吸收了当时在北平的一班青年才俊，如杨联陞、李健吾、季羨林等。《学文》的封面就是请林徽因设计的，她在美国学的就是装饰设计，弄个刊物封面不过是牛刀小试。

设计封面等于参与了《学文》的创办。不说正式邀约了，言谈也会问有没有大作助兴。按林那两年的写作方向，写首诗给了也就行了，可她没有，而是写了篇小说，还很长，

有一万两三千字，叫《九十九度中》。叶公超拿上，编入《学文》创刊号，同年5月出版。

李健吾是山西人，我的老乡，我家离他家不过几十华里。他父亲是辛亥革命元勋，早早死了，他从小就生活在北京，1925年，清华学校招收第一批大学生，他就考上了。1931年8月赴法国留学，1933年8月回国。回国后在文坛上很是风光过一阵子，蒙林徽因召见，就在回国后不久。这两年，忙着安置自己，结了婚，还没有正式职业。1935年夏天，事情定了，秋季开学后就去上海暨南大学教书，名头是法国文学教授。才二十九岁，一去就是教授。要离开北平了，总觉得有件事情没有做，对不起别人，也对不起自己。这就是，为他敬仰的林徽因女士写一篇棒棒的评论文学。



47

韩石山 著

■ 华文出版社

评论什么呢，就评评林的《九十九度中》这篇小说。不是针对什么人，但是在告诉所有人，林徽因的文学才华，一点也不在你谢冰心之下。写成了，发表了，就发表在沈从文编的《大公报》副刊《小公园》

上。名字就叫《<九十九度中>——林徽因女士作》。这也是当年发表评论文章的一个习惯，评什么，文章就叫什么，只是在原作的名字下面加缀上某某某作就是了。

我在这里说了一句，李健吾写评《九十九度中》的文章，是要告诉世人，林的才华一点也不在你谢冰心之下。在福建说这样的话，有的朋友怕要说我出言不逊了。这个好推论，先要肯定李健吾的评论水平，不必求证了，现在任谁都承认，李健吾是上世纪30年代著名文学批评家，他的《咀华集》，看过的人，没有不称赞甚至称奇的。要说李健吾是为林徽因正名，且心里认为林的才华在冰心之上，必须是见诸文字的，而且还要是一篇文章里同时评价到林与谢两人。多亏我写过《李健吾传》，

对李健吾的作品熟稔于心，一想就想到一篇文章。

这篇文章叫《咀华记余·无题》，是李健吾1945年8月写的，登在刚刚复刊的《文汇报》副刊《世纪风》上。文章里，先说了四位女作家，其中有林徽因，后说了三位女作家，其中有谢冰心。且看他俩都是怎样评价的。

先评的四位，未具体评述之前，先有一个总的感觉。他说，在现代中国妇女里面，有四个人曾经以她们的作品让李健吾心折。他不想把她们看作流行的“女作家”，因为侮辱她们，等于伤害他的敬意。她们好像四种风，从四个方面吹来，从不同的社会角落出来，传统不同，环境各别，因而反应和影响也就不能趋于一致，有时候也许完全相反。

故鄉風物  
十八般武艺做面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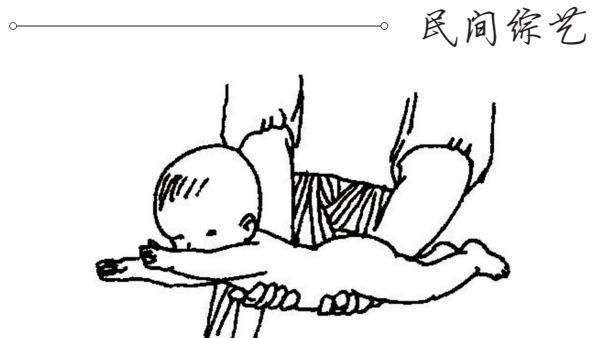
抿

抿姐(曲)儿是家乡的一种传统面食，做抿姐儿，需两种专用工具。一种叫“抿姐儿板子”，是一块约1厘米厚的长方形木板，或是用两长两短四个小方木组合而成的一个框架。其中间部位开有一个约20厘米长、10厘米宽的孔。孔内固定一块有香炷粗细、紧密排列的小眼并下凸上凹的铁片。另一种叫“木匙儿”，是一个端部稍呈弧形，约6厘米宽，带把的厚木铲。

当锅内水滚开后，将抿姐儿板子架到锅沿上，然后，挖一坨“咬”好的面团放于凹槽内，再用木匙儿推抿面团。由于这种面条细而碎，不经咀嚼也可下咽，故吃时别有一番风味。

拉

拉面据称是山西四大面食之一。在我的家乡，同样受人青睐。凡过生日或祝寿时，更是必吃拉面，寓意长寿。村民家日常食用的，是一种相对于专业厨师操作更为简单的小拉面，有些人也称其为拉条子。 (五)



## 娄烦民间婴儿保健操

张贵桃

娄烦有句俗语：“三爬六坐九圪楂”，说的是婴儿的生长发育过程。一个健康体壮的婴儿，三个月会爬，六个月会坐，九个月就会歪歪斜斜学走路了。娄烦民间的婴儿保健操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完成的。

**笑一笑：**大人教婴儿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笑。大人一边对孩子说“笑一笑”，一边做出笑的样子，如此反复多次，婴儿就会笑了。

**站一站：**大人把孩子抱起来放在炕上，两手撒开作保护状，一边说“站一站，是好汉”，一边让孩子自己站住。次数多了，孩子不仅知道大人叫他做什么了，而且两臂张开以求平衡努力站住。

**走一走：**教孩子学走步的过程，与教孩子站一样。

**弹(tān)水水：**把孩子抱起来，叫孩子悬空做蹬腿划水的动作。

**摇脑脑、拍手手、做眼眼、燕燕飞：**这几个动作都是大人一边做摇头、拍手、眨眼和两手上下摆动如燕子飞的示范动作，一边嘴里不停地叫这些动作的名称，次数多了孩子就学会了。以后大人一说“摇脑脑”他就摇，一说“燕燕飞”他就“飞”，模样可亲，十分惹人喜爱。

**打能能：**这个动作在孩子刚会站、但还不懂得怕之前。大人一手握住孩子两足，让孩子站在手中。孩子两臂张开，大人慢慢移动手掌以维持平衡。此动作有一定的风险，大人的另一只胳膊要围着孩子注意保护，离炕也不宜太高。孩子在手中站着移动的时间越长越好，包括大人和孩子，那些打能能好手也能站十几二十秒的时间。

这套婴儿保健操易于操作，随时可做，既健身，又健脑，让人尽享抚育婴儿的乐趣。

隨筆